



小暑

讀享・九州

讀享 
JIUZHOU PRESS

本期看点

小 暑 ， 夏 之 灼 灼

回 忆 汪 曾 祺 的 旅 行 与 美 食（二）

读 书 这 件 雅 事

做 一 个 打 破 细 碎 心 的 人

夜 的 独 白

七 七 事 变 后 的 蒋 介 石

顾 维 钧：从 惊 讶 开 始，以 赞 美 告 终

理 与 气

王 阳 明：何 以 拆 穿 虚 明 的 光 景

目 录

1 / 卷首语：小暑，夏之灼灼

5 / 回忆汪曾祺的旅行与美食（二）

18/ 读书这件雅事

26/ 做一个打破细碎心的人

33/ 夜的独白

39/ 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

47/ 顾维钧：从惊讶开始，以赞美告终

53/ 理与气

60/ 王阳明：何以拆穿虚明的光景

| 卷首语 |

小 暑 ， 夏 之 灼 灼



小暑时至，伏天当头。燥热的气温经过层层酝酿，夏日终于得以在大地上恣意展露出它的真容。

古书云：“暑，热也，温热之风至此而极矣。”烈日与热风开始成为这个节气的主宰，在地面上掀起酷热的同时，空中那一声声闷雷也让这个季节愈发地沉闷。

而79年前的同一天，也正如这盛夏的闷雷一般，在阵阵轰鸣中蓄势待发。

七七事变，那一声声如惊雷的枪响，掀起了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而此刻身为一国元首的蒋介石，面对这样的局面，又是如何做出抉择的呢？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一文，试图透过蒋介石的日记，条分缕析，从字里行间，再现那个波折动荡的时局，以及一个历史标志性人物在大时代之下，其内心所裹挟着的纠缠芜杂。

历史也确如这闷雷滚动的夏日，不是轰鸣不断，便是暴雨倾盆。

有时，一个人的心气也正如暑天的热浪，席卷着一股热忱，猛烈地吹拂着。

小暑虽“小”，却是伏天的开始，热浪的侵袭让人无法阻挡。一个国家虽弱，却也有不屈的民族意志与斗争勇气。儒雅坚毅的外交家顾维钧，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宣示一个民族的正义，无惧重压，侃侃而谈。让列强的首脑们不得不为这位青年的爱国热忱而鼓掌。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所付出的热忱，更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付出的热爱。

酷热的暑气也会影响着人的心情，既能让人鼓足干劲，亦可扰乱思绪，急火攻心。

正所谓“热在三伏，上蒸下煮”。若能适时让“心气”平衡，或许才能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王阳明主张“默坐澄心”，以静坐来调

养心志。在他看来,那些外界的侵扰只是一片虚妄的光景,而只有在静默中修行方可复归本心。夏日更是一个人调养身心的契机,化热为凉,萃取成一剂消夏的良药。

夏天的热烈已然来临,带着炽烈的热浪与滚滚的闷雷。一如历史的波谲云诡,时而潜涌、时而刚烈。

伏天已至,避暑纳凉。檐下屋前,手不释卷。

愿您带着夏日的热情,饮一盏清冽的凉茶,用温润的思绪品赏这万象大千。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6年7月7日



回忆汪曾祺的旅行与美食(二)

嘉宾：汪 朗(文学家,汪曾祺之子)

魏英杰(作家,知名媒体人)

汪 朗：严格说，这部集子里头，关于饮食收的还不是很多，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把这块儿太当回事，写那种游记的东西，写的还是比较认真，比较下工夫，因为那个结构你还得用心，还要找一些发挥的点，饮食的东西他写的就更随意了，完全是出于他的兴趣，现在可能谈饮食的都有专门的，各个出版社编这方面的特别多，因为现在生活好了，大家都选择吃的精致一点，过去可能还到不了这个程度，过去填饱肚子都是一个问题，没有人太关注这些。

另外，他对这个感兴趣，他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个真正的散文、文章很重要的体例，就是自己写着玩，想写什么写什么，还有一些可能是相关的关于杂志的约稿，也写了一些，写文章就自己写着玩，后来发的基本是在他比较晚年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个时候他属于“参谋长放个屁都是香的”，他属于那个阶段，什么东西都有人要的时候。他写完了放那儿，人家就约稿说我有那么一篇东西，行不行，人家冲着名字就把这约走了，那就写着玩吧，就堆在那儿，也不是刻意的有什么目的，所以这个东西看起来更随意、更亲切一些。



而且我觉得，他老说他是美食家，他是会做一些菜，在圈里头也还有点影响，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穷，饭馆也不多，北京饭馆也有限，所以一般招待客人都是家里自己做饭，反正就是买点肉、买点鸡什么的，做的讲究一点，他应该说，在一般水平之上，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说的有多高，他毕竟不是专业厨子，也做不了那事，实际上我觉得吃他饭还不如看他的文章，可能那样给你更多遐想的余地，吃那个东西，也还行，但是绝对不如什么特级厨子，所以绝对不要把他的东西看成菜谱，你要体会他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他在那种情况下，都能够挖掘到生活的美好之处。

魏英杰:他到后面写的随笔多一点？

汪 朗:对，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生活经历不是很丰富，而他写小说，他不会编，基本都要有原型，以前还好说，现在有些实际上，他还有好多故事应该可以写，但是都是涉及到活着的人，他不敢写。所以有一些东西，小说这方面就受限制，而且岁数大了以后，写小说毕竟还是比较费劲，所以那时候他在北京团工作了大概有20多年，那个里面好多人、事他都觉得挺有意思，但是他没法写，他总认为他写身边的一个熟人、一个导演，写他的成长历程，表面好像在说好话，暗地里好像是在说这种人的生活怎么怎么样的，当事人跟他还挺熟的，看完开始还挺乐意，也还学了点，从原来演员出身还学了点现在导演的那些理论之类的，后来说你看这个，我还进入小说了，他闺女读书多，说“爸你还得意呢，说汪叔叔骂你呢，你都不知道！”就说他有那个市民的庸俗性那些东西，字里行间他能看出来，但表面上能看出来，所以他就没法再写。



魏英杰：后面大家主要还是看他的小说，他到晚年的时候，他主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到90年代了。

汪 朗：他这个人，政治上接触不多，政治上不是太明白，应该说是太不明白，很关注但是他不明白。应该说他主要关注的还是这种文人圈，包括那个时候总说的，自由等等，还有所谓的作家自主选择题材这种。但是他没有太明确的写那种评论式的东西。

魏英杰：他比较关心他个人自己的世界那种是吧？

汪 朗：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国家大事之类的，那个时候就不是太好说了，文学圈里的事他还是比较关注。包括他认为那种左倾什么的之类的，他觉得这个事

情是不可容忍的。

魏英杰：一开始他也没有说完全以写东西为职业？

汪 朗：那时候靠那个，他是小打小闹的，没有长篇著作，像沈从文一本一本書的还行。

魏英杰：他后来到北京教书，教书的收入还好一点。

汪 朗：因为老头儿就是太随性了，包括他在学校偏科偏的很厉害，但是他一些专业课还是不错的，所以那学校还知道，系里还知道有这么一号人，那时候他在学校，后来没事干，他们系主任还给他写了条子，要给他介绍给朱自清当助教，朱自清说我不要，他说我的课他都不好好上，都不来，他不爱听朱自清的课，他说朱自清的课讲的一板一眼的没创意。所以闻一多的课他听的比较多。

魏英杰：闻一多比较有激情。

汪 朗：闻一多还有一个好处，闻一多上课先自己点一烟斗，说你们谁抽，学生都不能说抽，闻一多把烟点完了，他就随手把烟也点起来了，就是他们上课可以随时抽烟的。

魏英杰：那时候西南联大名师多，名徒也多，因为都聚在那个地方了。后来你在北京做什么？

汪 朗：我在北京就是读书，读到文化大革命，然后就上山下乡，到山西当农民，当工人，然后前后十年，1968年和1978年然后再考大学回来，大学毕业就到《经济日报》一直待到退休，很简单，我的履历大概一页

就够了。

魏英杰：中间的沉浮也没有太大的那种关系，有受点影响没有？

汪 朗：有点，因为他重点搞右派，肯定受点影响，而且他还有点地主问题，所以我们家的人还好，比较本分，过去叫夹着尾巴做人，因为家里没有资本，所以干什么事都没有太偏激的，文化大革命打砸抢我们都没参加，批斗也没有。不是很激烈、很极端的，但是跟他的家庭教育有关系，跟他的境遇也有关系，你一个摘帽右派的子弟，你还折腾什么，所以那时候红卫兵我们都是到了最后的尾期，赶一个小尾巴跟着转了一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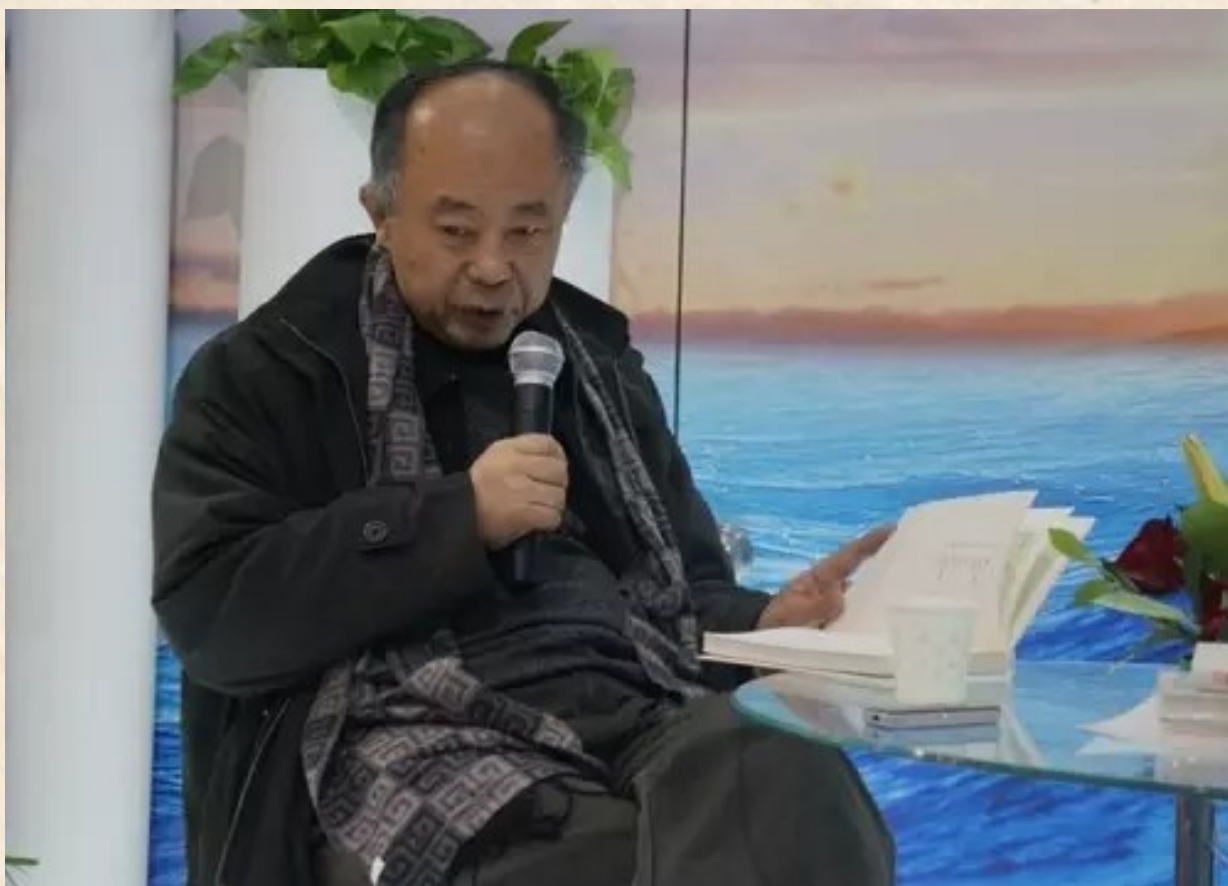
魏英杰：大的时代节奏没乱。

汪 朗：对，都沾了一个边。

魏英杰：这是这个时代造成的。

汪 朗：这本书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从前碰见一个大老板，偶然的机会碰见的，然后就聊起来，知道我家老头的关系就非要拉我去吃饭，为什么呢？这个老板是当年创业，最倒霉的时候到处碰钉子，心灰意冷的时候，偶尔买了一本《旅食集》，他发现生活这么好，于是他就振作起来了，然后就发了大财了，什么情况呢，有一次吃饭聊天，他说装修，他在工地盯着，说为什么要盯着呢，说装修的一块瓷砖省一毛钱他就可以省出几百块了。你就知道他家有多钱了，这本书的他一直在身边带着，他不知道翻烂了几本了。我说这

老板看这本书,而且看完了心里特别静。



(汪朗)

魏英杰:这就是渊源。如果要从你的眼光来总结一下咱们老爷子的一辈子,你觉得他有哪些优点?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其实他还是有很多东西,包括读者能从他的作品里面看出来。

汪 朗: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还是很到位的,他一直说他不是大家,他说大家要写重大题材,写人间的悲苦,他说他只能算一个名家,就是小打小闹很精巧的东西,写一些可能留下来,这和他的阅历和他本身的喜好什么的都有关系。所以他,我觉得他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什么时候都是热爱生活的,无论在什么境遇下,他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始终不惜的寻求。

他不是说特意的,他好像在某种程度上,他有那

种，就是想忽视遗忘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所以他写的，每写一篇反右题材的东西，他写的特别抒情，他不在乎那些事情，即便在那种境遇下，他也要挖掘人的美好和生活的美好，而且他用他的那种很优美的文笔把这个体现出来，我说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魏英杰：所以喜欢他的读者，往往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读者，就是非常的能够认同然后反复的阅读，不是说那种流行的阅读，今天凑个热闹看他的书，他的读者都是那种沉下心来阅读这个作品的人。

汪 朗：我觉得他的文字确实比较好，他的好不是说那种用词用的很奇特，很简单、很朴实，但里面的韵律特别好，非常平平常常的字，但组合在一块就给人感觉就不一样，就是你很容易进去。因为他觉得他这点比较得意，他觉得他对中国文字的这种体会，他觉得他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读者提问：我想问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父亲的作品是您本人喜欢的文学作品吗，其实我觉得老先生之前写的不是很边缘的，但是我觉得这两年他可能成为一个更流行的文学作品，因为我本身是90后，但是我特别喜欢您父亲写的东西，我身边朋友有很多喜欢的，他应该属于更受大众欢迎的文学作品，所以我想问一下您之前阅读和现在阅读您父亲的作品，您的感受会有什么变化吗？



（汪曾祺画作）

汪 朗：严格说小时候，他60年代发的几篇东西不爱看，就是没故事，就是一种情调，那个时候我们上小学，当时不可能理解他的。以后呢，开始也不是觉得特别好，但是觉得自成一体别具一格，这是能够感觉到的，但是就是觉得，小打小闹。那个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讲一定要把你煽乎的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的，他都没有。他都是平和，在那个时代他确实是不入流的，或者是不太被人重视的，但是少量的人开始知道，他最早的感觉就是文学作品还可以这样写，因为他一路的创作风格，中国古代是有一派的，但起码到建国前后，建国前已经不是很多了，解放以后基本就没有了。

所以好多读文学作品的人就不知道这个东西还可以这么些，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所以开始不是很接受，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不是这种教育，包括散文之类的那些都是学的杨朔、秦穆的都不多，杨朔是进了教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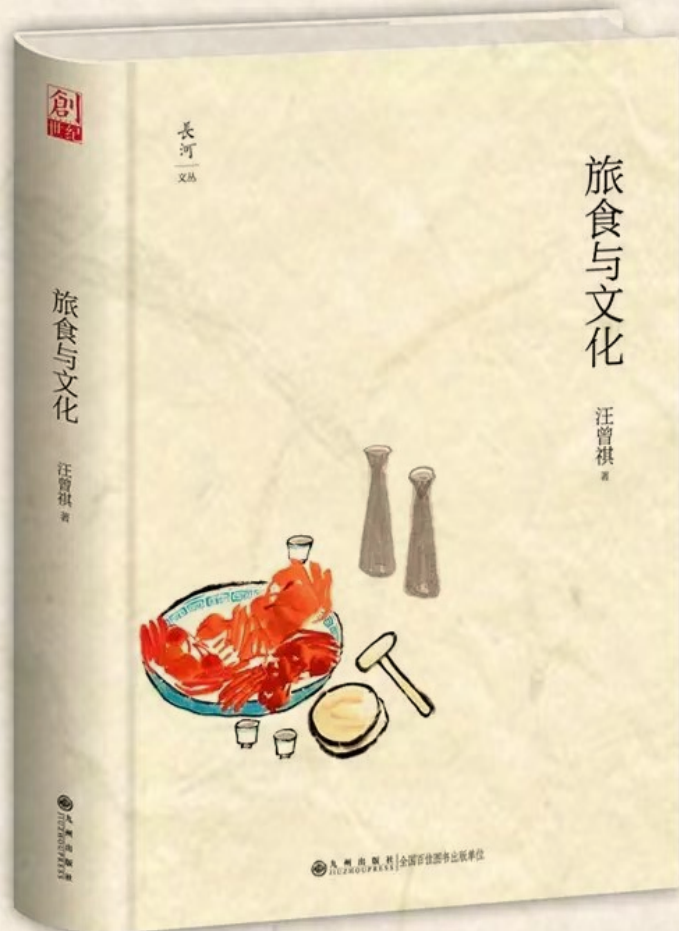
但那个时候影响力非常大，但是他对这一块，他可以说深恶痛绝，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都上大学了，我回家背古文，开着收音机，那边播着杨朔的哪篇散文，《荔枝蜜》还是什么，老头儿就从旁边那屋气冲冲的出来了，说关了关了，这种东西太恶俗了，这个散文配乐本身就不行，文章也是，太恶俗了，说中国散文一错于刘白羽，二错于杨朔，说你们绝对不能学这个，特别的激烈，平常他没有这个。

但那个时候，那些是主流，慢慢的本身时间长了以后，接触各种的文体比较多了，你在比较之中才能确定，这个确实有一个过程，严格说我们家可能最不适合干文字的就是我，我从小没这习惯，但是慢慢的，还写两篇东西，如此而已。现在看，肯定是慢慢的，他的东西是越看越有味，而且你什么时候看都能够看进去。

推荐阅读:《旅食与文化》

作者:汪曾祺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旅食与文化》是汪曾祺生前亲自编定的一部散文集，主要收录他一生记旅行和谈饮食的美文。本书绝版多年，此为精校后新版。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也是其文学的传人，作品中蕴涵无限的生活热情和雅致的韵味。汪老也是性情中人，自然洒脱，喜欢旅行和美食，他曾感叹：“活着多好呀！”

“讀·享·團” 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读书这件雅事

◎ 林语堂/文

读书或书籍的享受素来被视为有修养的生活上的一种雅事,而在一些不大有机会享受这种权利的人们看来,这是一种值得尊重和妒忌的事……



读书或书籍的享受素来被视为有修养的生活上的一种雅事，而在一些不大有机会享受这种权利的人们看来，这是一种值得尊重和妒忌的事。

当我们把一个不读书者和一个读书者的生活上的差异比较一下，这一点便很容易明白。那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的。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

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这个谈话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一个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或者对他发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讨论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

一个古代的作家使读者随一个久远的死者交通；当他读下去的时候，他开始想象那个古代的作家相貌如何，是哪一类的人。孟子和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都表现过同样的观念。一个人在十二小时之中，能够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生活二小时，完全忘怀眼前的现实环境：这当然是那些禁锢在他们的身体监狱里的人所妒羡的权利。这么一种环境的改变，由心理上的影响说来，是和旅行一样的。



不但如此。读者往往被书籍带进一个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纵使那是一本关于现实事情的书，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或亲历其境，和在书中读到那些事情，其间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在书本里所叙述的事情往往变成一片景象，而读者也变成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所以，最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而不是那种仅在报告事情的始末的读

物。我认为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报纸，并不是读书，因为一般阅报者大抵只注意到事件发生或经过的情形的报告，完全没有沉思默想的价值。

据我看来，关于读书的目的，宋代的诗人和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

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净尽了。他对自己说：“我非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可，我非读索福客俚的作品不可，我非读伊里奥特博士的《哈佛世界杰作集》不可，使我能够成为有教育的人。”我敢说那个人永远不能成为有教育的人。他有一天晚上会强迫自己去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读毕好象由一个噩梦中醒转来，除了可以说他已经“读”过《哈姆雷特》之外，并没有得到什么益处。

一个人如果抱着义务的意识去读书，便不了解读书的艺术。这种具有义务目的的读书法，和一个参议员在演讲之前阅读文件和报告是相同的。这不是读书，而是寻求业务上的报告和消息。

所以，依黄山谷氏的说话，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这种外表的优雅显然不是指身体上之美。黄氏所说的“面目可憎”，不是指身体上的丑陋。丑陋的脸孔有时也会有动人之美，而美丽的脸孔有时也会

令人看来讨厌。

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头颅的形状像一颗炸弹，可是看到他却使人欢喜。据我在图画上所看见的西洋作家，脸孔最漂亮的当推吉斯透顿。他的髭须，眼镜，又粗又厚的眉毛，和两眉间的皱纹，合组而成一个恶魔似的容貌。我们只觉得那个头额中有许许多多的思念在转动着，随时会由那对古怪而锐利的眼睛里迸发出来。那就是黄氏所谓美丽的脸孔，一个不是脂粉装扮起来的脸孔，而是纯然由思想的力量创造起来的脸孔。

讲到谈吐的风味，那完全要看一个人读书的方法如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



所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这种嗜好跟对食物的嗜好一样，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属于个人的。吃一个人所喜欢吃的东西终究是最合卫生的吃法，因为他知道吃这些东西在消化方面一定很顺利。

读书跟吃东西一样，“在一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教师不能以其所好强迫学生去读，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们一样。如果读者对他所读的东西感不到趣味，那么所有的时间全都浪费了。袁中郎曰：“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

所以，世间没有什么一个人必读之书。因为我们智能上的趣味象一棵树那样地生长着，或象河水那样地流着。只要有适当的树液，树便会生长起来，只要泉中有新鲜的泉水涌出来，水便会流着。当水流碰到一个花岗岩石时，它便由岩石的旁边绕过去；当水流涌到一片低洼的溪谷时，它便在那边曲曲折折地流着；当水流涌到一个深山的池塘时，它便恬然停驻在那边；当水流冲下急流时，它便赶快向前涌去。这么一来，虽则它没有费什么气力，也没有一定的目标，可是它终究有一天会到达大海。

世上无人人必读的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环境，和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必读的书。我认为读书和婚姻一样，是命运注定的或阴阳注定的。纵使某一本书，如《圣经》之类，是人人必读的，读这种书也有一定的时候。

当一个人的思想和经验还没有达到阅读一本杰

作的程度时，那本杰作只会留下不好的滋味。孔子曰：“五十以学《易》。”便是说，四十五岁时候尚不可读《易经》。孔子在《论语》中的训言的冲淡温和的味道，以及他的成熟的智慧，非到读者自己成熟的时候是不能欣赏的。

且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适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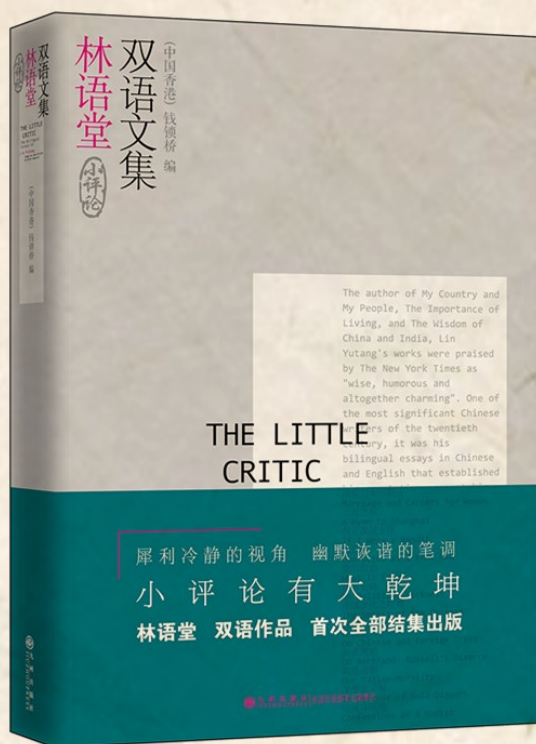
四十学《易》是一种味道，到五十岁看过更多的人世变故的时候再去学《易》，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

我在大学的时代被学校强迫去读《西行记》和《亨利埃士蒙》，可是我在十余岁时候虽能欣赏《西行记》的好处，《亨利埃士蒙》的真滋味却完全体会不到，后来渐渐回想起来，才疑心该书中的风味一定比我当时所能欣赏的还要丰富得多。

推荐阅读：《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英汉对照）》

钱锁桥编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英汉对照)》，本书由香港城市大学钱锁桥教授选编，收入文章均为林语堂先生用中英文双语写作的哲理文章，谈论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民主与法治、道德与人情，作者以冷静犀利的视角和幽默诙谐的笔调，深刻剖析了中国这个民族的精神和特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研究民族文化及精神内涵的好书。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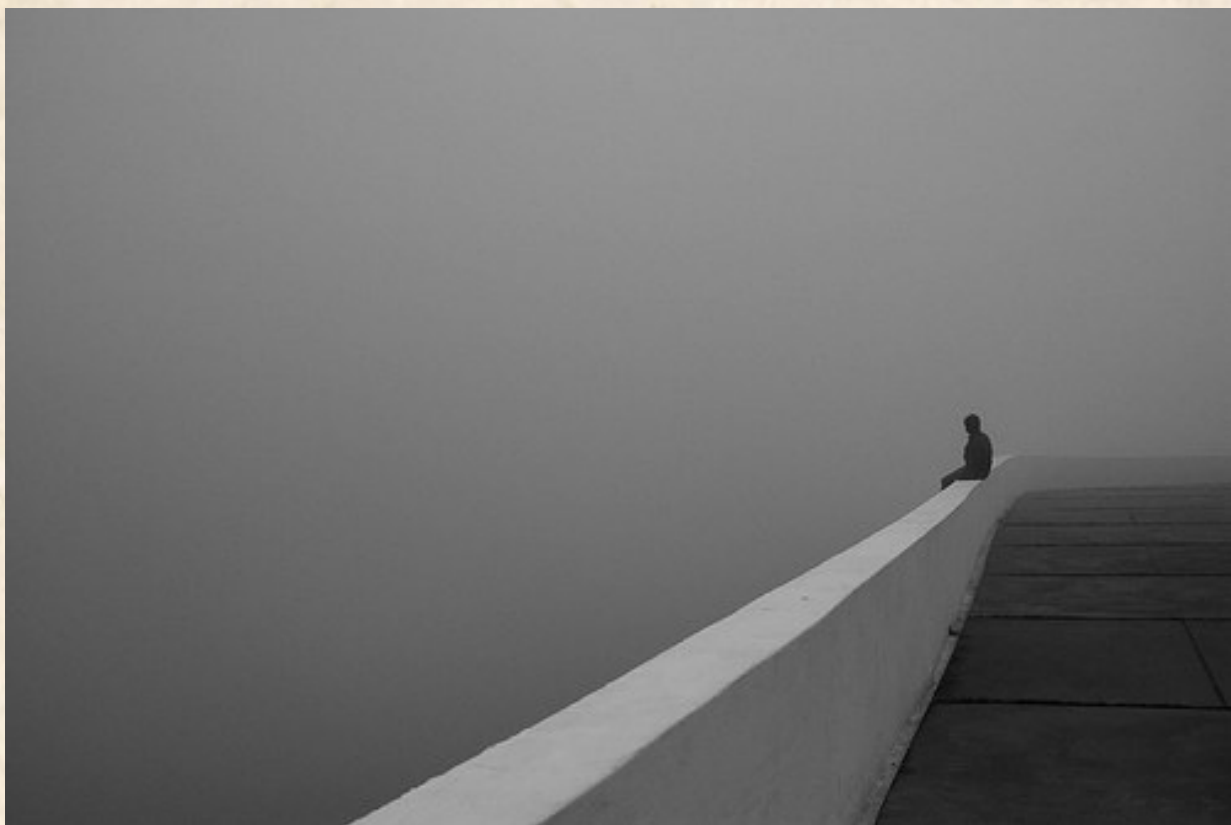




做一个打破细碎心的人

© 克里希那穆提/文

我们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
弄清楚什么东西使人庸俗。



我

们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弄清楚什么东西使人庸俗。你们知道庸俗是什么意思吗？庸俗的心就是受伤的心，不自由的心，陷于恐惧、困难当中的心，绕着自己的利益打转的心，为了急速解决问题绕着成败打转的心，绕着悲伤打转的心。这样的心，到最后都会变成破碎的心。

一颗庸俗的心要打破自己习惯、惯性、自由自在的生活、走动、行动，这是最难的一件事，不是吗？

你们以后就会知道大部分人的心都很渺小、卑贱。仔细看看自己的心，你会发现其中占满的都是一些小事情——考试及格、不及格、别人怎么想我们、害怕某一个人、怎样才会成功。你想找工作，有了工作，你又想要更好的工作，就是这样。

你搜寻自己的心，就会发现里面都是这种渺小的、琐碎的、事关切身利益的事情。因为占满了这种事情，所以就制造出很多问题，不是吗？我们的心想用卑贱

解决问题，但是，因为解决不了，就更加卑贱。依我所见，教育的作用就是打破这种思考习惯。

庸俗的心，陷在瓦拉那西窄巷，并且住在那里。它也许识字、也许考试都及格、也许社交生活很活跃，不过，还是活在画地自限的窄巷里。



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分老少，都要看清楚一点，那就是，我们的心不论怎样挣扎，怎样用力，怀抱怎样的希望、恐惧、渴望，永远都是渺小的、都是卑贱的。那些上师、师父，还有卑贱的心建立的社团、宗教，一样卑贱，但是大部分人不明白，要打破这种思考的惯性很难。

我们年轻时有一些不庸俗的老师不是很重要吗？因为，如果老师自己就很愚昧、疲惫，脑子里想的都是琐碎的事情，深陷在自己的卑贱里面，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创造一种气氛，让学生自由自在，让学生打

破社会强加在人身上的惯性。

我想，要有了解人是否庸俗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承认自己庸俗，我们都觉得自己有一些优秀的东西深藏不露。然而，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其实都很庸俗。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庸俗造成了我们的卑贱、琐碎。

你们了解这一切吗？真不巧，我只会讲英文，但是我希望你们的老师能够帮助你们了解这一切。他们向你们解说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就打破了自己的琐碎。光是解说，就足以让他们觉察自己的卑贱、渺小。渺小的心没有能力爱人，没有能力雍容大度，只会吵一些小事情。印度，还有其他地方，需要的不是聪明人，不是有地位、有学位的人，而是你我这种已经打破琐碎心的人。



琐碎根本就是一种“我”的意念。“我”使心卑贱，永远想着自己的成功、理想，想要完美的欲望。这一切使心卑贱，因为，“我”不论如何扩展，一样渺小。所以，盘踞着小事的心是卑贱的心。一直想着事情，担心考试，担心工作，担心父母、老师、上司、邻居、社会怎么想我们的心，是卑贱的心。这一切念头都是想赢取他人的尊敬。然而，受人尊敬的心、庸俗的心，并不快乐。这一点你们要听好。

你们知道，大家都希望别人尊敬自己，不是吗？希望别人——父母、邻居、社会，重视自己，希望自己行为正当，于是这一切造成了恐惧。这样的心绝不可能创新。然而，这一个败坏的世界需要的却是创造的心，不是发明的心，不是徒有能力的心。

但是，这种创造却只有在没有恐惧时才会有，只有在心没有受到问题盘踞时才会有。这一切需要一种让学生真正自由的气氛，这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自由发问、追究、寻找、解说，然后又超越解说的自由。学生需要一种自由，去发现自己一生真正喜爱的事物，以免被迫从事自己厌恶的事情、不喜欢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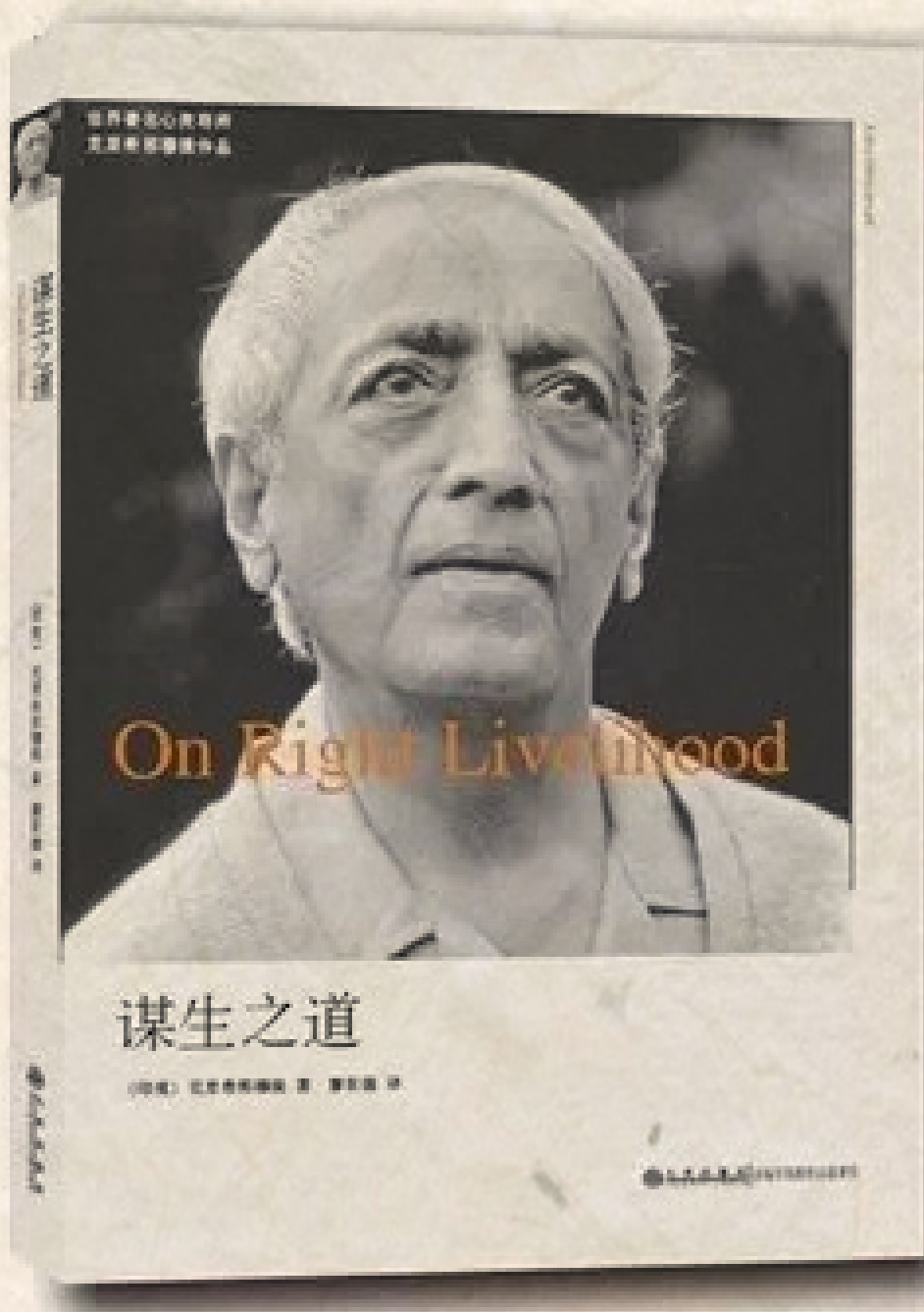
你们知道，庸俗的心永远不会叛变。庸俗的心顺从政府，顺从父母，什么事都容忍。我很担心，像这个国家，人这么多，生活这么困难，这种压力使我们听话，使我们顺从，于是渐渐地，反叛的精神毁了，不满的精神毁了。我们这种学校应该教育学生一辈子不满、不轻易满足。这种不满，如果没有落入满意、感激

的管道,就会开始追寻,就会变成真正的智慧。

本篇选摘《谋生之道》

克里希那穆提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了我们都须忙碌、却并不一定都肯投入的工作方式。置身于疯狂地生产、制造、消费和浪费的世界中时，我们很少有人花时间去想，我们的工作是否在扭曲自己？我们能否偶尔停下来，欣赏一下生活的美？我们一天之中，至少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读书、在劳动、在伤脑筋。这是为了什么？只为一件事——为现在和以后的生计而努力。所以，谋生之道这个问题，实在是我们每个人最切身又无法漠视的重要课题。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夜的独白

◎简 嫔/文

入夜,总是一样地看不清谁是谁,
独心与心的语言,直接对白……



白天里，我们看到一草一木，并非我们的眼睛本来就能看清楚万物，而是太阳照亮一切。夜里，我们如浸于浩瀚墨海，再圆大的眸子都是虚设，只因少了一个太阳。

人的心中，是否也有两个相对的天空，一个是艳阳高挂的白昼——我们能够看清楚对方的一颦一笑，听到他的声音里蓄着的是喜是悲？我们能无误地辨认哪一张脸孔该配哪一个名字，我们知道谁是谁。

如果对方把另一个天空翻转在我们的面前，那么一切的存在都将变成不存在，除了黑暗还是黑暗。

那是我大学生活新鲜人阶段的最后一天。或者说，最后一夜。和三五好友，择一处柔软的草地，庆祝漫长假期的来临，其实不必安上这个笨拙的理由，年轻人聚在一起，有很大时候是不讲理由的。那天，依例是从“吃”的开始，大快朵颐之后，便是笑闹一团；有的唱歌，有的闲嗑牙，有的争吵笑骂，有的大吹牛皮

……,一群不知忧不知愁的孩子,那真是管它天高地厚的疯子一堆!

渐夜,歌声渐止,笑声停了,闹声也息……,黑暗中,谁也看不见谁的面孔,只有偶尔传来一声呼吸的鼻息,才知道有人正在附近。有的蜷坐在草地上,一动也不动;有的伫立在湖前,如一根早已形成化石的柱子;有的,也许在只有他们才知道的位置上静坐,也许离我很近,也许很远。我慢慢踱到湖边,坐在栏杆上凝望湖中微光。我喜欢夜的神秘,总让人不知不觉地触到心之深深处的纠结,而借夜的黑,夜的掩隐,吞吐心衷,做有声与无声的独白,夜,让我想哭。

感觉有人在我身旁不远,我不知道他是谁,而我也不想知道他是谁。我如浸在波涛起伏的思想之海,随波而上而下,亦左亦右,我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顺流是逆流?只知道自己整个地浸在思想之海里。睁开的双眼,不眨地凝湖,视而不见,耳仍是耳,只是闻而不知所闻为何?觉得一切离我遥远,有一份本然的陌生,所有的名词都成为废土。

有人叫我,是他,一个刚刚才记得名字的人。他问我在想什么?我摇摇头,算是回答,也算是不回答,事实上不知如何答起,因为连我自己也不晓得在想什么?



我轻轻踱着，有一个声音隐隐传来，从树丛后面的草地，那里有一群人围坐着：“为什么人要活下去……？！”没有人回应。那声音幽幽地继续：“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一阵沉默。“有时我会想，我的出生不是我所同意的，难道我是否要继续活下去，也不必经过我的同意？是谁在安排……？”“我，不经自己同意地被生下来，是否我继续活着，也只是要另一个人不经其同意地，被我生下来……有时候，一切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有时，一刹那，什么都搅不清楚，什么都变模糊……”一阵沉默。

我们常问“为什么存在”？更常问的是“如何存在”？明天，也许我们会忘掉这些疑问，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只是，这些疑问将保留在每一个明天之中。也许会是永远，老死了，还是一无所知，一无所有，愚钝的生命。

隔不远，是系上男生的对酌。是如何陈年的心事，需要藉酒来透露？胡是醉了，吴略有五分，他毕竟是耐得住的人，只闷着喝“心事”。唐尚清醒，老徐也喝了一些，那程度正好是一个人的灵魂最活泼的时刻。谢平常独来独往的，吐了真言，竟让人难受。一个奇幻的夜晚，一群在白天里以不同的音调互相招呼微笑的伙伴，在夜里倾吐各人的胸臆真言，竟是同一个声音。夜，沁凉如水，湖中央荡曳着月光，道尽多少尘间的嚣闹？而入夜，总是一色的玄黑，独星与月，烁烁有光，入夜，总是一样地看不清谁是谁，独心与心的语言，直接对白。

大道上的深夜，我的影子长长。相信此时的大道是极为干净的。白昼虽有无数的脚痕熙攘，总是踩不透凝固的柏油去留个脚印，所以风是很轻松地吹过就干净了，像我们的生命之于宇宙。路灯把我投射在柏油路面上成一不规则形的影子，我想回家。

但，夜是深了，家的方向还没有找到。

推荐阅读：《水问》

简媜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水问》为简嬪的第一本书，以清纯的少女心怀叙说大学校园里外的人生幻化，笔触自然且富创造意蕴。

本书共分六卷，始于《花诨》，终于《化音》。其中每卷以卷首语拈出主调，使整本书卷卷相续而合成总体，每一篇既是它自己的意义，也是全书的谜底。作者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清晰地记录往日心灵的史迹。《水问》也被作者称为是自己的“断代史”。



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

◎ 黄仁宇/文

中国应具必战之决心而
后可以免战，必如是乃得
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
目的……



（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抗击日军进攻）

“卢沟桥事变”发生在深夜，蒋介石之反应见于次日日记，现已公布部分，只有以下两段，显见当中文句有被剪截或遗漏之处：

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1937年7月8日。《大事长编》与《秘录》所摘全部相同）

既然两段都以疑问号终，只有此中省略的或未写下的文句才能表示他实切的反应。当日他的为难可想而知。如果环境容许，他当然希望将对日战事拖延下去。自1935年以来在中日冲突中时间愈见得对中国有利。1936年两广称兵失败后全国之统一达到前

所未有之程度。而蒋之空军扩展计划尚需一段时间完成。

蒋在1937年2月5日接见《大公报》之张季鸾及《申报》之陈景韩亦提及整理军政，延揽各省人才，由近及远，尚需三年至五年。但即在此时期，民间要求对日作战之情绪已如火如荼，如果政府再有任何忍让或即缺乏积极的行动，必为民意所不容。

“卢沟桥事变”由于日本驻屯军在夜间演习时一名士兵失踪而产生。要是过去类似情事重见叠出均被日人用以称兵而作为提出要求之借口，则此次事件更为特色。

1937年7月7日夜10时30分演习时据称有人向日军实弹射击，中队长立即停止演习集队点名，此时发觉一名兵士失踪。虽即据日方记录此兵士志村菊太郎已于二十分钟后归队，但只因此事已向上级报告，于是上下混同，无人认错，立意要追究实弹射击之由来。全大队已得有联队长之许可开始向永定河岸中国军之阵地攻击，企图捕俘作证，以作交涉之借口，并于天明前要求入宛平检查。战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之被告证人则称向日军射击者为“学生”、“第三者”、“共产党人”。



(“卢沟桥事变”时的日军阵地“一文字山”)

蒋介石在7月19日发表他的“四点最低立场”时即已提及：“这次‘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发生的，但一月以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

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是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

眼前如果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



(1 9 3 7 年 7 月 1 7 日蒋介石庐山讲话)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他7月8日的日记蒋仍用三个疑问号质询自己？

日记分两段。第一段又提出敌方行动包含两种可能性：一是敌军全面进犯，消灭南京政府之一切军事配备，席卷大陆。一是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增强驻屯军在华北的地位。在他看来，由日方主动而采取第一路线的公算不高。日方之着眼在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1936年夏日本借成都事件与北海事件要挟时，曾由驻华大使川越茂向蒋提及如此类案件不得完满解决，日本将占领青岛及海南岛。蒋即在当日日记里写出：

倭寇威胁间接甚于直接。若无卓识能力，鲜不为其所撼也。(1936年9月17日)

数日之后他与吴鼎昌、王世杰论外交，又留下以下之记录：

余始终认定倭寇此时尚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一回转之途径也。不过我早准备整个之计划，如战事一开，决为长期战争，以期最后胜利耳。（1936年9月25日）

日方之企图似在巩固华北之地位。蒋介石在《敌乎？友乎？》（1934年12月）文中推测日本之真正敌人为苏联。其所以在华北孜孜经营者，旨在保持侧背之安全。而蒋亦无意为俄打先锋，而希望在日俄冲突之过程中发展中国之实力。



（日军踏上卢沟桥）

在这大前提之下，只要对方不强迫其承认满洲国，彼亦愿意将此东北问题搁置不谈，但须日本保证不再侵犯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并取消塘沽协定，此亦

即他与川越谈判之基本条件。一年之前他曾写出：

在中立原则上而不妨碍倭之抗俄程度以内与之谈判。(1936年3月3日)

“西安事变”之后此情形已不可复再，但他仍提醒自己：“而最要者，在使共党明了中国抗日须以中国为本，而非为其他国家抗日也。”(1937年6月1日)直到“卢沟桥事变”之前夕他仍未放弃“全师为上”之宗旨。他的日记里有此一段：

中国应具必战之决心而后可以免战，必如是乃得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目的。(1937年7月1日)

至此距事变只六天。以后看来，无论对内对外，此种公算均极渺茫。只有7月8日日记之最后一句“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才切合事实。所以写下这段之次日即7月9日，他命令孙连仲等所属之四个师开往华北，向保定等处集中。

选摘自《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黄仁宇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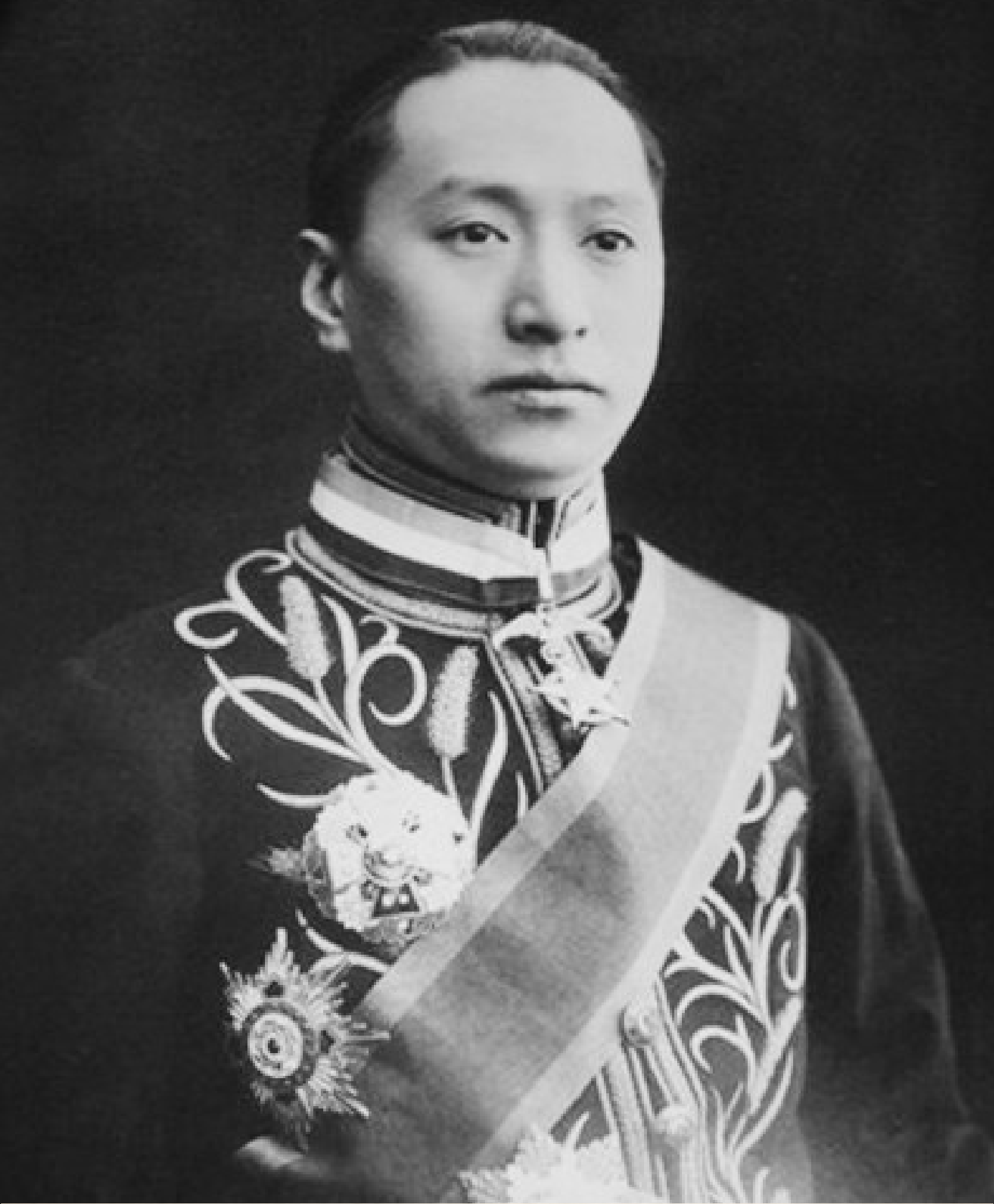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本书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历史著作，记叙的时间自1924年国民党黄埔建军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止。书中对海内外关于蒋介石的评议，多有精彩的辨析；作者拣择与排比史料的方式，别具慧眼，言人所不能言。作者沿袭其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检视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及其历史局限性。

作者曾说，写作此书，目的在于阐明中国由“中世纪国家”步向现代的挣扎和转折。此次增订出版，增补了作者相关的四篇文章，作为附录；并对全书的文字重新做了核订并有所补充，使全书更趋完善。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顾维钧：从惊讶开始，以赞美告终

◎徐百柯/文

《联合国宪章》上签署的
第一个名字，是三个汉字：
“顾维钧”。

对

一个24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成为驻美国公使、34岁出任外交部长的人来说，除了用“光芒四射”形容，你还能说什么？

《联合国宪章》上签署的第一个名字，是三个汉字：“顾维钧”。



（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顾维钧）

1945年6月26日，在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因在发起国中按字母顺序列于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上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

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名学者温源宁写过一篇印象记，起首便是：“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那是1934年，温源宁写道：“作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称得上辉煌，要加以逐一列举，人们将不得不从惊讶开始而以赞美告终……他以1912年5月出任内阁秘书开始其政治生涯直到如今，凡是外交官员梦寐以求的最高职位他都已经得到了：驻美国公使（1915～1920）、巴黎和会代表（1918～1919）、国联理事会中国代表、驻英国公使（1920），并自1922年以后多次出任外交总长，而现在是驻法国公使。有一次，顾博士还做过几个月代理国务总理。”

50年后，温源宁在台湾去世之前，如果他还记得自己当年这篇充满“溢美之辞”的小文的话，他也许会微笑。因为顾维钧比温源宁文中所写的更加“光芒四射”，他经历了更多的大事件，也得到过更多的高职位。

再后一年，顾维钧在纽约逝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载文表示哀悼，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纽约总领事前往吊唁。

温源宁笔下让人“从惊讶开始以赞美告终”的顾氏履历还需要加上：中国驻外使节升格后，担任驻法、英、美等国大使；1945年出席旧金山会议，参与起草和签署《联合国宪章》；1957年后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直至1967年退休；晚年完成13大卷、五百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温源宁说：“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会时，顾博士已经由于是中国权益既有尊严又有才干的捍卫者而闻名于世。”



（出任英国公使时期的肖像照）

年方而立的顾维钧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位居后进。但当需要向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报告山东问题时，他的前辈们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拒绝出席、或者拒绝发言，是顾维钧勇于任事，出面侃侃而谈，

痛陈山东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国的态度，并从国际法的角度雄辩论证了山东当归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这场精彩发言成为和会当天的头条新闻。发言刚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务大臣贝尔福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随后，顾维钧在和会上展开穿梭外交，希望能争取到对于中国最有利的结果。最终，在无望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而根据外交史学者的研究，“此时独力支撑代表团的顾维钧对拒签和约的最终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踏入外交界那天起，顾维钧的杰出表现一直证明着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对他的评价——“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

写过《顾维钧传》的肖岗回忆：“知道他的名字，始于将他与梅兰芳、汪精卫并称为中国‘三大美男子’的一幅年画。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那时顾维钧的外交活动踪迹，常常是学校师生乃至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顾维钧在国联控诉日本的侵略了’、‘顾维钧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今天，图书馆里，灰蓝色封皮的《顾维钧回忆录》摆放得整整齐齐，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显然少有人问津。这个人，已经成为一段传奇，不知能否成为一笔财富？

本篇选摘自《民国风度》

徐百柯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他们是故去的名校校长，文章报国的报人，埋头学问、以学术报国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国的外交家、金融界的精英、马上赋诗的将军……他们是梅贻琦、蒋南翔、张季鸾、胡政之、刘文典、杨荫榆、陈西滢、梅汝璈、顾维钧、卢作孚、陈望道、蒋百里……

围绕着他们的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传奇秩事，通过本书在历史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再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和言行，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在徐百柯的文字中一一复活。



理与气

◎钱 穆/文

生命只是一个用，人身乃是一个体，并不是有了人身之体始有生命之用，实在是先有了生命之用乃创演出人身之体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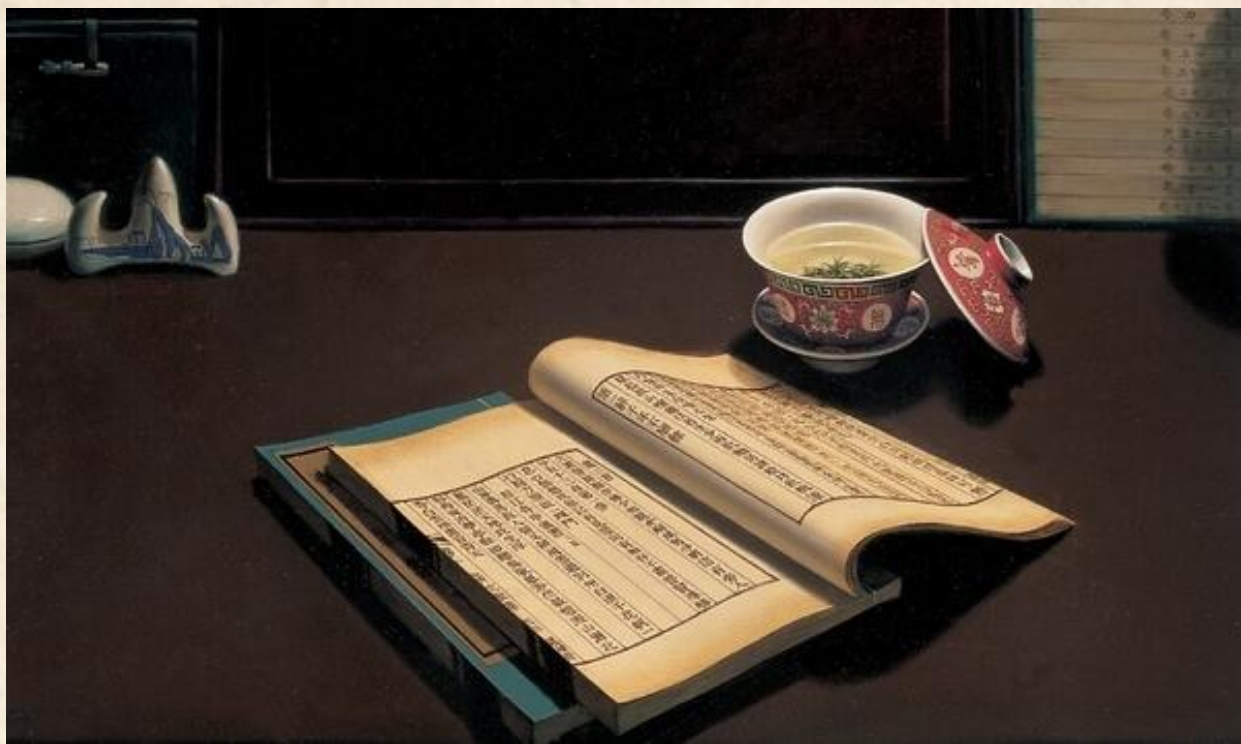
朱

子理先气后的主张，自明儒罗整庵以后，几乎人人都反对了，王船山又把这问题应用到道器问题上来，他说，有器而后有道，没有器，便不能有那器的道。窃谓此问题，若远溯之，应该从佛家之体用说来。一般的说法，应该先有体后有用，气与器相应于体，理与道相应于用，若从天地间自然界物质界而言，诚然应该说先有器，乃有器之道，先有体，乃有体之用。也可说必先有了气，乃有气之理。但天地间尚有生命界，与物质界略有辨，尚有人文界与自然界略有辨。大抵自然界与物质界，多属无所为而为。而生命界与人文界，则多属有所为而为。凡属无为的，自可说体先于用，凡属有为的，却应该说用先于体。若说用先于体，则也可说理先于气。

我们只须从生物进化的常识为据，一切生命，直从最低的原形虫，乃至植物动物，那一个机体不从生命意志演变而来呢？就人而论，人身全体，全从一个生命意志的本原上演出。因生命要有视之用，始创出

了目之体。因生命要有听之用，始创出了耳之体。因生命要有行之用，始创出了足之体。后来生命又要有持捉之用，才从四足演化出两手。生命只是一个用，人身乃是一个体，并不是有了人身之体始有生命之用，实在是先有了生命之用乃创演出人身之体来。若把此意用朱子语说之，应该是先有了视之理，而后有目之气。先有了听之理，而后有耳之气。先有了人之理，乃始有人之气。也可说先有生命之道，乃始有生命之器。但若说到物质界、自然界无为的一面，则必先有了水与石之气，始有水与石之理，先有了火与刀之体，乃有火与刀之用，如是则两说实各得真理之一面。

一切自然界物质界，苟经人文方面之创造与制作，则一样可以应用理先于气用先于体之说来说明。如建筑一房屋，不能说先有了门窗墙壁种种体，始合成一房屋之用，其实乃是人心中先有房屋之用一要求，或说人之意象中先存在有一房屋之用，而后房屋之实体乃始出现而完成。一切门窗墙壁，皆在整个房屋之用上有其意义而始得形成。正如耳目口鼻手足胸腹，全在人的生命之用上有其意义而存在。并非先有了耳目口鼻手足胸腹各部分，再拼搭成一身，同样理由，也非由门窗墙壁各部分拼搭出一间屋。屋之用早先于窗户墙壁而存在。正如生命早先人身之体而存在。



其实此理在庄老道家已先言之。老子说，“有之以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那时尚不用体用二字，其实老子意，正是说有之以以为体，无之以以为用。何以明之？老子先云：“三十辐共一过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据我上面所说，若论体，则只有户牖之体，只有房屋之各部分有体，除却房屋之各部分，更没有所谓房屋存在了。把房屋分析开，拆散了，则成为户牖等种种体，把户牖等种种体配合拼起来，则成为房屋之用。车与器亦然。故户牖属有，房屋属无。拆去了户牖等等，便无房屋，故房屋只是一用，而非体。户牖等始是体。但户牖等虽各有体，而其为体，若离开房屋之全部，则并无存在之价值，换言之，即成无用了。户牖等乃配合于房屋之全部而始有其价值，始有户牖等之用。换言之，只是房屋有价值，只是房屋始有用。正如耳目口鼻虽各有体，而合为一生命之用，若没有生命，耳目视听尚复何用。而生命实无体，只有用，故老子说，“有以为

利，无以为用”。这犹如说有是体，无是用，或反之说用是无，体是有。老子说有生于无，正如说体生于用。也如说器生于道。但老子所据也只是车器房屋之类，正是我所说属于人文创制方面者，不属于自然无为方面者。

再以佛家理论言之，佛家理论惯把一切的体拆卸，把一切五体拆卸了，那用也不见了。佛家所谓涅槃，也可说要消灭此一用，此一用消失了，则体也自不存在。叔本华哲学中之所谓生活意志，也就是此用，一切体由此用而来。但此等说法，只该用在人文有为方面，不该用在自然无为方面。若用到自然方面去，则此最先之用，势必归宿到上帝身上，如是则成为体用一源。变成为上帝创世造物的宗教理论。禅宗则仅就人生立说，不管整个宇宙，故他们以作用为性，不是先有了体乃有性，乃是先有了性乃有体，把此生的作用取消，则人文界自然会消灭。可见禅宗此等理论仍还是佛家之本色。宋儒接受了佛家此一义，但他们不主张取消人文界，故要说理先于气。因要避说体用，故才只说理气。因作用可取消，理却不该取消。故佛家以作用为性，而宋儒则改作以理为性。其实二者所指，皆属无的一边，皆属用的一边。皆是主张有生于无，用先于体，亦皆与道家立论相似。其实只要着眼在人文有为方面的，必然要主张此一义。

再从体用说到内外，则应该先有内，再有外。庄子说内圣外王，后儒则说明体达用。其实内圣始能外王，内圣属无属用，外王属有属体。在庄子说来并无

语病。若说明体达用，则该转说成明用达体。苟不先明其用，则体并无从而有。体只是外面有的一面，用始是内面无的一面。因此体易见，用难知。一切科学发明，用我前述人文创制由无生有明用达体之说，并可会通。朱子说理先于气，由今人说之，则应谓未有飞机，先有飞机之理。若此理字认作用的意象，即人心必先有了要凌空而飞之一种用的要求，乃有飞机之实体产生。语本无病。但若必先认真有此一理，先实物而存在，则宇宙间势必先存在着忆兆京陔无穷无尽之理。于是势必有一位上帝来高踞在此无穷无尽忆兆京陔之理之上了。故柏拉图的理念论，势必与基督教之上帝观念合流了。正为其混并无为界与有为界而不加分别以为说，则势必达于此。讲哲学的喜欢主张一个超实在的形上的精神界或本体之存在，这些全是上帝观念之变相。因此他们说体用，反而说成无的为体，有的为用了。若把朱子的理字死看了也如此。

本片选摘《湖上闲思录》

钱穆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系钱穆先生于一九四八年春季时所写。当时钱先生任教于江苏无锡江南大学，课务闲暇时，徜徉湖山胜处，尽抛书册，惟求亲近自然。一九五八年钱先生重阅旧稿，认为“与平日素所蓄藏，无大悬别”。书中就“人文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情与欲”“阴与阳”“无我与不朽”“鬼与神”等主题进行论述，并于中西文化进行比较。



王阳明：何以拆穿虚明的光景

◎ 蔡仁厚/文

所谓光景，是在静坐中出现的一个似是而非的幻影。而这个幻影却很不容易拆穿。人如以这个幻影为真，遂停在那个幻境中而描画之、欣趣之，便是“玩弄光景”……



一友静坐有见，驰问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练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传习录》下）

先生问在坐诸友，比来工夫如何？一友举虚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说光景。”一友叙今昔异同，先生曰：“此是说效验。”二友惘然，请是。先生曰：“吾辈今日用功，只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工夫。”（《传习录》上）

这二段都说到“光景”。所谓光景，是在静坐中出现的一个似是而非的幻影。而这个幻影却很不容易拆穿。人如以这个幻影为真，遂停在那个幻境中而描画之、欣趣之，便是“玩弄光景”。这是为道之大病痛所在。

何以会有光景之出现？

这须从静坐说起。静坐是澄清一下子，将清明的东西浮上来（清明是就心说）。所以静坐也即观心，观清明之心。观心是以心为对象，是将心推出去当作一个客体来观；而其所观的清明之心，实际上只是心的影子。



其实，心永远为主体而落实，不能作为对象。若将心推出去作客体，则是心以自己观自己，心自身便起一主客之分裂，即心分裂为观者与被观者。观者这面的动用表现是“智及”，被观者那面是“智”所“及”的对象，而此被观之对象实际上并不是心，而是心推出去而为客体所现出的一个虚影，此便是光景。要拆穿光景，必须摄“智”归“仁”，仁心呈现，虚影消失，心始落实。

换一个方式来说，心——真实的本心，原只是个是非好恶、真诚恻怛；它是通内外，贯动静，而无物我之分的——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上下与天地同流。

而静坐者却要“求无念”（此是静坐之第一种趋向），要离本心恻怛之仁，要隔离本心是是非非好善善恶之情，以期趋于干冷晶光的虚明之境；这个虚明是与真实心隔离（主客分裂）而映现的虚光景，是真实心投射的一个影子（因推出去而为客体、所现出的影子），它是不落实的。

这种情形，好像投身于幻像，一旦出离此境，幻像拆穿，便立刻归于茫然；此即所谓不落实，所以全不济事。有时，静坐亦仿佛能够达到静定之境，但那只是阳明所谓“近人宁静存心，只定得气”（此是静坐之第二种趋向）。而定气不是定心，要说是定心，亦只是告子克制其心的“不动心”。这好像是按住发条使它不动，一不按住便跳动起来。

所以这种假静定一遇些子事来，便牵滞纷扰，既不能应事接物，更不能经纶宰制，所以也全不济事。对治这假静定，只教他存天理，去人欲，以归于致良知的直道工夫。而要拆穿光景，亦是教他致良知，使他摄智以归仁，亦即归于真实之本心，归于良知之天理。

如此，则仁以养智，智成为仁中之智，成为良知天理中之智，而不再是那趋于虚明的孤智。这时，那个虚明的光景，便自然消失而被拆穿了。



阳明经历千折百难频临生死，而有龙场之悟道。这好比大病初愈，元气未复，不能不珍摄保养，所以居滁之时，便“以默坐澄心为学的”。他此时教人静坐，是主于收敛，旨在涵养省察，隔断习气私欲，以恢复本心。他说“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乃是就这个意思上说的。

但别人没有他那番千折百难的践履求道的经历，亦没有他明觉精察、真切笃实的知行工夫，所以一下子便“喜静厌动，流入枯槁”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

阳明不愧为大贤，他一眼看穿此中病痛，所以后来只从正面立教，本本分分，切切实实，教人作从里面开而出之的直道工夫——这就是致良知。

这才是相应的工夫。静坐却不是本质的相应工夫，而光景便是与这不相应的工夫相连出现的。对于这不相应的工夫，必须有一个破工夫的工夫，这是一个超越于不相应的工夫之上的工夫：在禅宗是用棒喝的方式，在阳明即是致良知。

到此时，再不许你转念头；你若再转念头而歧绕出去，还只是就你本有的良知来指点，教你顺此良知开而出之。你若真能如此从里面开而出之，自然“见善即迁，有过即改”，“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这方是“真切工夫”。

本文选摘自《王阳明哲学》

蔡仁厚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提出了很多王阳明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研究王学的代表作。“四句教”“致良知”“心即理”是王阳明哲学的中心思想，这些思想是如何发展而来？具有怎样的人生意义？明代中叶以后，王学何以成为历史上最显赫的学派之一，甚至传至日本？这些问题，在书中深入浅出、循序渐进的论述下，都得到解答。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小暑篇·第30期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王浩鹏

文稿整理:@冯冯 @李永峰

统筹:@一木

【往期下载地址】



Copyright ©2016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投稿、入会)

企鹅:2635599399

小暑

